

台湾

上官鼎作品精萃

甲戌夏秋劉恩沛

金童倩女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名家作品

台湾



金童倩女

上官鼎作品精萃

内 容 提 要

阴风怒号，月色凄迷。人兽绝迹的陇西荒野，巨浪涛天的疏救河畔，一场惨绝人寰的搏杀。一对俊男倩女抛尸雪地，命丧黄泉，而此时的倩女身怀六甲。武林异人血面双魔路经探知，力掌剖腹救出胎儿，取名罗天赐，但死者何人，元凶是谁，却是无解之谜……

罗天赐命运多桀，然叠遇良缘。闯秘窟，偶得盖世武功“大能神掌”；逢恩师，学成惊天奇技“天罗神功”；逢侠女，温柔乡里，风流帅哥多艳遇；斗顽魔，铁血道上侠肝义胆显威风。

本书情节生动，着重描写了罗天赐的坚韧、正直、善良、多情，韩茜茜的纯真纯情，华倩倩的大家风范、善明事理，张茜倩的温柔、宽容、善解人意，苏巧燕的陝隘、狠毒，写得有血有肉，文笔细腻、委婉、深沉。人物鲜活，催人泪下。

此书当时的出版在港台地区引起很大的轰动，同时也为上官鼎荣获“港台十大家”的美誉而奠定了基础。

目 录

一

- 小引..... (1)
- 第一章 家破人亡追仇踪 (10)
- 第二章 驮童登山历奇险 (45)
- 第三章 拜得怪师习奇技 (90)
- 第四章 两小无猜初相会..... (134)
- 第五章 郎心如铁不解情..... (180)
- 第六章 醉中不知梦中事..... (224)
- 第七章 因祸得福遇明师..... (270)
- 第八章 铁汉总念故剑情..... (295)

二

- 第九章 结恩树敌原无意..... (317)
- 第一〇章 英雄久怀除害心..... (362)
- 第一一章 童年游伴仇何事..... (407)
- 第一二章 此情自古已属君..... (452)
- 第一三章 豪侠群集寻遗径..... (496)
- 第一四章 到手之宝又追飞..... (541)
- 第一五章 明知凶徒难下手..... (583)

三

- 第一十六章 永订三生缘不解…………… (635)
第一十七章 鬼女难测英雄心…………… (661)
第一十八章 惊闻老友命不保…………… (698)
第一十九章 父女矢志觅仇踪…………… (735)
第二〇章 物在人亡情何堪…………… (770)

《金童倩女》续——《剑底飞狐》

- 第二一章 步步杀机…………… (806)
第二二章 破庙疗伤…………… (842)
第二三章 金童过断桥…………… (879)
第二四章 淫药诡计…………… (914)

四

- 第二五章 仗义拔刀…………… (949)
第二六章 夜深禁寺…………… (983)
第二七章 削发酬知音…………… (1034)
第二八章 舌翻莲花…………… (1053)
第二九章 灵禽护主…………… (1087)
第三〇章 笛间丧魔胆…………… (1121)
第三一章 红衣蒙面女…………… (1155)
第三二章 神兵之争…………… (1189)
第三三章 孝子结庐…………… (1227)

小 引

仲春时节！陇西草原的夜，却仍似严寒未解！

春风呼啸，刺骨生寒，原野上人兽绝迹，遗下的只是尚未萌芽的衰草断梗瑟瑟作响。

凄迷的月色，映着巨浪山涌的疏敕河，翻起万道银辉。波涛与上流激冲而下溶碎的冰块撞击声，汇集演奏出雄壮的交响乐曲，声传数里！

岸边树影稀疏，像是寂然无人，但突然南岸草丛里站起一人，黯淡月光下，只见他身高逾丈，黑袍罩体，像一根竹竿，双手两腿，像煞是“人”。

只是奇怪，他肩上颈项分叉，每个颈项上，都斜斜顶着一颗脑袋！

这……这是人吗？人哪有两颗脑袋！是“鬼”？抑是“怪物”？然而无论他是何物，他竟然开口说起话来！

“唉！”是右边那颗脑袋的叹息，他声调尖细，垂头闭目，作倾耳谛听之状：“老二啊！看来今晚别想清静垂钓了！”

他说给谁听？这时四野无人！老二！老二又是谁？

少顷，左首的脑袋，霍然扭颈张目，凝注南方，只见他双眼睁处，亮光闪现，双瞳血也似红，映照着他的面孔，竟然也红似喋血，

十分狞恶怕人!

他自唇角绽出一丝讥笑,发出低沉沙哑的声音,道:“来者七骑,看来都是武林人物,以我想,八成又是仇杀劫夺的事件,我说老大,反正‘狗,咬狗’都是‘一嘴毛’,有关武林中事,永远是怨怨相报,分不清谁曲谁直,咱们且藏在一边看看热闹,不必惹火招灾的多管闲事,老大,你说对不对?”

啊!原来这左边的脑袋,就是老二,那右边的,不用说自然是老大了!

奇怪嘛!人生双首,互有称谓与思想意见,那老二竟满腹牢骚。这若是让人瞧见,十有八九准得吓死!

右边的脑袋,霍然也抬头睁眼,顿时那两眼中显现出似电精芒,光晕如炬。

这是副清瘦而苍老的脸庞!与老二大不相同,不仅肤色如玉雪白,也隐显慈祥,若无左边那副狰狞的面容衬着,定必予人以善良可亲之感!

他注视南方,此际南方,正传来阵阵急骤蹄声,只是在河流澎湃声响下,却是微弱之极!

这双头怪人,竟能听辨真晰,若非禀赋,有异常人,其内功修为,必已达巅峰!

“快来啦!”老大说,“咱们藏到对岸去吧!要不等会若让他们发现了咱俩,拼命不成,反先吓个半死,岂不罪过!”

老二冷冷地用鼻子哼了一声,又摇摇他那颗左斜的脑袋,长叹了一口气,骂道:“妈的,世上俗物,以貌取人,视我等为罕世怪物,畏恶如见蛇蝎,其实,那真正恶毒的,唯有一副讨人喜爱的面孔……”

他这些牢骚,显然乃因他为世人所目为怪异而发。老大见他说不个不停,霍地嘘了一声,右臂一动,拍在左臂之上,道:“走吧!人来啦!”

说着，两头共有的身子，双袖一挥一振，翩翩飘起，快如风驰电掣，投入对岸树丛，一闪不见！

何等的绝世轻功啊？除却快捷不算，什么人能在这一纵之下，跃过这十数丈宽的河？

南岸，方才那怪物立处，倏忽驰来两骑健马，那两马，喷气如云，汗落如雨，看那样子已跑了许多路程！

马上人一男一女，看年龄均不过三十出头！

那男子武士劲装，英俊挺拔，磊落不俗，双目明如朗星，显示有一身不凡武学。

女的秀发披散，虽是秀丽若仙，只是此际面色青白，腹部凸张如鼓，秀眉紧皱，纤手抚腹，似所怀身孕，已然发生变化，已似待产光景！

二人倏一勒缰，“唏来来”两声长嘶，双骑齐齐顿住。

那男子霍一长身，未待坐骑停稳，人如飞燕掠波，抢下地来，将女子接放地上，迅速自胸前掏出一物，放入女子怀内，又摸出几颗药丸，喂她吞下，语带悲声，急促地道：“倩妹，目下时机迫促，愚兄只得出此下策，请你由此潜泳过河，以求寻得生路，假若万一得脱，你可隐姓埋名，好生教育你腹中骨肉……”

那女子服下药丸，疼痛稍减，闻言双臂一张，抱住男子双腿，断续抽泣，哭道：“麟哥……麟哥你忘了当年誓言？我……我们誓为同命鸳鸯，怎能分离？……”

那男子双泪交流，蹲下身双手扶着她的秀发，叹息道：“倩妹，‘但教心似金钿坚，天上人间会相见’，请记取斯言，愚足纵遭不幸，魂魄常依倩妹身侧，庇佑你母子两人，但等幼儿成长，那时……那时你再追随愚兄于极乐……但此时望倩妹以罗门血仇香烟为重，暂忍小别，顺变……”

最后一语未了，突见追骑已欺近数十丈之内，倏然住口，一把

抓住女子右臂，大喝：“倩妹珍重。”左掌托住女子后臀，猛往河中送去！

“倩妹”显然也是个会家，身在空中，陡然蜷腿拧腰，振臂抬头，飞掠数丈，向河心一块巨冰落去！

那“男子”推出爱妻后，“呛啷”一声，反臂抽出长剑，疾向来骑扑去！

敌骑共有五人，一色黑色劲装，头部以一袋状黑巾罩住，只露出两个眼孔，手执烂银青铜长剑，“泼刺刺”闪电般驰马冲近岸边！

当前一人，瞥见“倩妹”意图越水而遁，蓦地大喝：“哪里走！”，双臂一振，离鞍上拔三丈，力竭将堕之际，式化“鱼鹰入水”，越过“麟哥”头顶，疾逾奔电般向河中追落！

另外四骑，齐声暴叱，收缰勒马，飘风般抢下坐骑，向“麟哥”包围上去！

“麟哥”瞥见有人追向爱妻，心中悲愤难抑，怒火愤焰，自双目中暴射而出。

只见他霍然仰天长啸，声沉刺耳，啸声中左手一抖，将一把小银镖甩将出去，镖势奔若流星，“嘶嘶”破风，幻化五溜白光形成径丈梅花，向空中那人打去！

岸上四人，一瞥这五镖势急力猛，大吃一惊，不由得身形一顿，齐声告警，“老大小心暗器。”

“麟哥”银镖出手，看也不看，掌中长剑猛震，剑身“嗡然”，颤幻出十数朵斗大剑花，身形展处，袭向丈外四人的要害。同时口中暴喝：“恶贼欺人太甚，拿命来吧！”

那四人猝不及防，一见剑光打闪，袭上身来，顿时大惊失色，纷纷暴退，闪避不迭！

那追蹶“倩妹”身悬半空的汉子，因河水浪声太大，麟哥啸声又强，故而未听出身后银镖破风之声！

及至劲风袭体，警语入耳，心知不妙，急切间真气下行，猛使一个千斤坠，沉身下垂，落向一块浮冰！

同时间，左掌后挥，打出一股劲风，撞向来镖，另一掌满扣暗器，猛然撒出一片针影，袭向二丈外即将落在冰上的女子“倩妹”！

在他自己想来，这沉身避镖袭敌身法手法，运用得妙到毫巅，时间拿捏得又准，满以为万无一失。

但谁知他引以为豪之意甫生之际，身后小银镖，却也追踪袭至！原来那上方三只，虽因他身形骤坠，而告落空。但下方二只，只被劲风牵动，缓得一缓，斜斜向下，劲烈打到，齐巧全打在他的肩后，入肉深及二寸。

这锥心刺骨巨痛，使他忍不住惨“哼”出声，真气因之一窒，再也稳不住身形，“噗通”一声，跌落河内！

前面的“倩妹”，差不多与他同时，也中了他那针形暗器，她只觉背臀各处骤起麻疼，脚下浮冰一滑，微一疏神，仅尖叫了半声：“麟……”竟也跌下河去！

这其间时光极暂，岸上的“麟哥”才攻出一剑，闻得河中“倩妹”的半声尖呼，不由得分神，回头去瞧！

这一瞧正瞥见倩妹，手舞足蹈跌落水中，他目睹此状，心知她必已中了暗算，否则以倩妹的轻功，即使不能借浮冰之力，越渡河面，也决不至如此忙乱！

他因之心头大震，一切的希望，刹那间亦随“倩妹”坠河而失去，伤心悲愤的痛泪，夺眶而出，使得他浑忘身在何处！

那四人跃退一丈，避开了长剑奇幻的一袭，目睹“老大”中镖落水，顿时又惊又怒，急红了眼睛，适巧瞥见“麟哥”也失神回头，忙各自囊中悄悄摸出一把毒针，四掌齐扬，针影漫空暴袭，紧跟着兵刃并拳，“力劈华山”、“三环套月”、“横扫千军”、“怨鬼缠脚”，四入四式，风雷并发，疾逾飘风般抢攻“麟哥”，分上、中、下三路砍劈过去！

“麟哥”心痛爱妻之失，悲愤过度，耳目早已失聪，再加双方距离又近，毒针袭至，竟无所觉！

及至那凌厉剑风将他惊醒，想避时先机已失，刹时间针、剑齐至，但见那银辉闪处，连声都未出，便自断头、裂胸、腰折、腿断，惨被分尸而死。

四人想不到这般容易得手，均是一怔，霍然散开，两人奔近河边去察看他们“老大”的下落，另两人却蹲下身子，搜查尸身衣物。

那“老大”水性甚佳，虽然中了两镖，仍能挣扎着游近岸边。

二人将他拖起，拔镖上药，“老大”躺在地上，冷痛交作，周身颤战不休！

但他还是强忍着开口问道：“老三，东西有吗？”

那二人将死者身上遗物，以及马上行囊翻了个遍，却并未发现他们的目的物，闻言骂道：“妈的，没有！我想八成在贼婆娘身上，老四你下河去找找这婆娘尸体。”

另一个帮他搜查的想是“老四”，他见“老大”从河里上来那股子哆嗦样儿，心知这河水乃是祁连山积雪所化，冰寒彻骨，非人所能禁受，否则以老大功力之深，决不会冻成这样！

因此他见“老三”支使他，心中大为不满，冷然回道：“找什么！水这么急，早冲跑啦！……”

老大经包扎后，伤势渐好，挺身坐起来，长吐了两口气，颤抖着道：“算啦！妈的这水真冷，明儿再说吧！今晚咱们得先找个地方暖暖，要不然我非被冻僵了不可。明晨向下游去找找，说不定还能找着。唉！他妈的，走吧！”

说着，强撑着爬上马背，挥鞭领先疾驰而去！

对岸隐伏的双头怪人，又自树丛中闪出，暗影里但见四点赤乌光芒，闪烁在丈许高的高空中，似是鬼火一般。

“唉！”老大又尖声一叹道：“妈的，这五块料真坏，若在以前，我

……”

“算啦！算啦！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世上的是非，原无定论，老大你怎能以眼见之事，而妄下论断呢？”

老二沉声的回驳，显然他不满老大之言，同时也被老大的“若在以前……”勾引起满腹牢骚，道：“想当年，咱们怀抱壮志，步入江湖，自问是行端履正，孰料世人不谅，以怪物视我等！哈，哈，如今哪！……”

老大目注河中，此际霍然打断他老二的话：“浮钓动矣，有鱼入网！”

说着，那丈余之躯，霍地飘向南岸，右臂一伸，在树巅取下一根黑线，猛然一抖，五丈外河中水花翻腾，“哗啦啦”水声响处，突飞起一团黑乎乎的巨物！

那老二咦然道：“是人，哼！是那死女人。”

语音未落，左臂轻舒，轻巧地将之接住，果然见细网之中，兜着适才落水的女子倩妹。

双头怪人双手并用，翻开鱼网，老二左手抓起女人，要将她丢下去！

老大急阻：“不可”，右臂一伸，将女人抢了过去，轻放地上，道：“咱们虽不愿多管世人闲事，却也不能见死不救，这女人尚可救，老二你怎能将她投下河去，置之死地呢？”

说话间，伸手将女人翻转身来，如炬目光，一瞥女子后背，针尾无数，不由双眉皱起，唉声叹道：“活不成啦！”

老二冷哼，道：“这是苏州三十五虎有名的‘青松追魂针’，中人必死，这妞儿虽则功力不弱，早已封住要穴，但若无独门解药，谁也救不活她。噢，他夫妻到底为啥？……”

说着，左手伸出，在女子胸前虚空一抓，怀中顿时飞出一物，落在他巨掌之上！

“老大”在“老二”说话之时，一心替女子把脉，虽然瞥见，却不问他所取何物，迳自道：“大人活不了，倒是这腹中婴儿已然足月，尚可活命，我说老二，咱们行行好，把他给弄出来吧！”

老二垂目注视左手皮卷，摇头答道：“要弄你弄，我不管！”

老大叹息一声，不再多言，右手搔了搔脑袋，霍地道：“好！”

只见他右手骈指如戟，朝仰躺地上昏迷不省人事的“倩妹”虚空连划，“哧”“哧”两声，竟活生生将她肚皮划破，鲜血四溢！

一阵“哇哇”儿啼，亦应指而作，但见在血流肠溢之间一个浴血的婴儿，手舞脚踏的啼叫不休！

老二注视着手中皮卷，正看得入神，一闻啼声，皱眉耸鼻道：“臭死人，臭死人，老大快点走吧！”

老大垂头注视胎儿，一脸喜容，右手两指虚虚一剪，绞断了脐带，接着一把抓起婴儿，用地上散落的布衣一裹，以指沾血，在布上写了“罗门之孤”四字，抱起婴儿道：“老二，快拿点东西给这小子吃，你看他饿的直叫，多可怜人！”

老二左手将皮卷放入怀内，顺手摸出一粒豆大的黑丸，异香扑鼻，踌躇着不舍得给，老大催促道：“唉！别这么小气好不好，这玩意虽然制炼不易，可正是用来救命的呀！你……”

老二扭颈望了老大一眼，将丸药送入婴儿之口，那婴儿顿时止了哭声！

老大见状，喜悠悠的，啧啧赞说：“真乖，真乖，啧啧，老二咱们……”

老二冷“哼”一声，打断了老大兴头，说：“咱们不能养他。”

老大闻言一怔，旋道：“好，好，咱们为这小子找个人家去养好了，将来，他若是才堪造就，至时倒不妨指点他一条明路，否则……唉……”

老二血红的双目，盯着婴儿，片刻忽咦然奇道：“这小子头角峥

嵘，倒像个可造之材，只不过，命儿太苦，他父母这一双同命鸳鸯，怀璧召灾，死于非命，咱们又不能养他，就只好看他的造化了！”

说话间，双腿迈动，去势如飞，刹时便失踪迹。

河岸边，一切重归寂然，阵阵刺骨寒风，呼啸大作，并卧的一双惨死遗体，血凝髓冻，却已永远不再会感觉冷了！

时间流转着，如同疏敕河中的流水，滚滚不停！

一天，两天，一年，两年……

疏敕河与两岸的草原，随着时间的变迁，时衰时荣，人们也依着自然的习惯，耕牧与休息！

一切亦如正常，但谁又晓得，在正常而平凡的日子里，正孕育着一个不凡的生命呢！

第一章 家破人亡追仇踪

哈拉湖位于疏勒河之上游！

湖畔十余里处，有一座小村庄，名叫“牛家湾子”，村里散居着十几户农夫，靠开垦耕牧，贩卖粮食过活！

村庄之北，是一片广大牧场，牧主住在四十里外，哈拉湖的另一端，只因这牧场太大，由牛家湾子望去，不但看不到牧场的房舍，甚至连放牧的牲口，也很少望见！

只不过，每年秋收之季，牧场上总有车马来“牛家湾子”收购粮食！

时光如天边浮云，转瞬已过了七个年头！

“牛家湾子”一对罗姓老农夫妇，七年前收养了个天赐的麟儿。最初左邻右舍，为这个来历不明的娃儿，都不禁惊骇诧异，但时光与平安冲淡了人们的疑惧，渐渐的人们似已忘却，罗天赐不是罗老实的亲生儿子！

为抚养天赐，真的煞费了罗老实夫妇后的一番心血，因为罗老实之妻，年已五旬，未曾生育过一男半女，不但无奶，便连一丁点育儿的经验也没有！

更巧的邻居们当时也没有坐月的产妇，无奈之下，只好乞怜于家养的母牛、母羊，以牛羊之奶喂食！

哪知道这一来反而将天赐养得更壮，从小便肥肥胖胖的，百病不生，只是皮肤较黑，性情有点儿牛气憨劲！

因此别人都喊他小黑子。他爹娘，则除了叫他天赐，有时还“心肝”、“肉儿”，宝贝得不得了！

罗天赐性子很野，平常除了吃饭睡觉，打三岁起便很少呆在屋子里！

他有点儿傻不愣呆的，平常不大喜欢讲话，但非常正直能辨别是非曲直，虽则力气大得惊人，却从不欺负别的孩子。

五岁以前，罗天赐常受大的孩子们欺负，只是他似乎具有一种超凡的耐性，挨了打从不告状诉苦，有时大人看见他头破血流，问起来总说是自己跌的！

六岁开始，体型与身高，都有惊人的进步，若不知底细，见着他那粗壮的模样，起码也以为他已十岁！

因此，他成了一群毛毛头之间的领袖，玩伴间发生了什么纠纷与争执，总是他出来说公平话，以判别曲直！

他的话很少，却十分有力，若谁属曲方，又不肯服低，则非被他打个头破血流不可！

别的孩子，没他有种，挨了他的打，总都得回家去告他一状，这一来护短的父母，看见儿子的可怜像，多半会出面找罗老实夫妇交涉！

罗老实夫妇，人如其名，虽疼爱天赐，不忍责打他，却严诫他与人打架滋事。

天赐甚是孝顺，一受父母诫斥，总有一阵安稳宁息。可是有一次牛劲发作，差点将一个偷鸡的十岁孩子打死！

为此，罗老实把天赐痛骂一顿，不准他再同人玩，但家里太小，又关他不住，无奈便指定他每日出去放牛，不到天黑，不许回来！

天赐到这时还不断吃奶，他常常顽皮的爬到母牛腹下，用嘴吸

吮，因之他与牛儿，便存了偏爱的感情！

因此对这种放牧的苦差事，不但不觉其苦，甚还乐而优为。自此以后，他便每天赶着四条老牛出外放牧！

夏季气候酷热，七岁的罗天赐，像往常一样，仅穿着一条短裤，精赤着上身与双腿，原本粗黑的皮肤，更被太阳晒成焦炭似的，横骑在牛背上，像一座小黑铁塔，一头短发，既粗又硬，梳着双翘天小辮，像只小小旗杆，圆脸凸额，方颌大眼，再衬上两道浓眉，也活像个小玄坛，威风凛凛的跨在耕田之虎——牛上！

在他的小心灵里，由于生活的单纯，思想也极为简单，他的梦想，由于爹娘对他讲述些班超出使、张骞通番一类的故事，因此也启发了他作英雄豪杰的梦想！

中午，罗天赐独自在广漠的草原上，放牧着四条老牛，罗老实却未像往常一样，准时来给他送饭。

天赐肚子饿了，却不愿回家。他俯在老牛腹下吸吮着牛奶，正吃得滋滋有味，突然听见一阵辘辘的车声。

他抬头翘望，只见一条少有人迹的大道上，果然飞驰着一辆四轮马车。

那马车由四匹黄骠马拉着，奔驰极速，车身油似红漆，十分华丽醒目，驾车人身穿夏布短装衣裤，长鞭挥舞呼唳，十分威风。

车后另跟着八匹健马，马上人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威风凛凛。此际在天赐眼中，不由以为他们都是英雄一流的人物！

他看得出神，不知不觉的站了起来！

那马车上人，一望见他，蓦然一带缰绳，驰近前来，勒缰带住奔马，问道：“喂！小子，陇西牧场离这儿还有多远？”

罗天赐呆呆的打量着这辆华丽的马车，车里碧绿纱窗边，也正映现出一个圆圆的小脸，睁着大大眼睛，打量着他！